

# 麝香之路

——西藏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 \*<sup>1</sup>

安娜·阿卡索伊 罗内特·约耶里 - 特拉里姆 著 叶静珠穆 译

**内容摘要：**自九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学即已对麝香这种西藏特产赞誉有加。诸如地理学、动物学、宗教学、医学以及游记、商人账目等阿拉伯、波斯、藏语和希伯来语等各种文献均有关于麝香的记载。这些文献表明自八世纪始，西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就已存在一条活跃的商贸之路。在探讨贸易路线之后，本文主要比较了麝香在阿拉伯和西藏医学文献中的药用价值。这两种医学传统对麝香的用法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表明伴随物质流通，阿拉伯与西藏两地的文化也随之交流。因此，我们认为，正如“丝绸之路”产生的文化影响一般，沿着连接西藏和伊斯兰世界的“麝香之路”同样也存在着相似的文化互动。

---

\* 本文译自 Anna Akasoy and Ronit Yoeli-Tlalim, “Along The Musk Routes: Exchanges Between Tibet and The Islamic World”, in *Asian Medicine* 2007(3): 217-240, Leiden: Brill. 英文原文由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藏缅 - 阿尔泰研究所所长宗喀·漾正冈布教授提供，特此感谢。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编号 201800850004。

1 本研究是《伊斯兰与西藏：文化互动（8-17 世纪）》课题的一部分，由沃尔伯格学院（伦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感谢查尔斯·伯内特（Charles Burnett）及两名匿名审阅人对此文的评论。

## 引言：伊斯兰世界的麝香

11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阿布·哈密德·安萨里 (Abū Hāmid al-Ghazālī) 在其《古兰经的珍宝》一书中将伊斯兰圣书比作蕴藏珍宝的海洋，他问读者：

为何你们不追随那些乘风破浪的人去寻找红硫磺，潜入深海掘取红色金刚砂、闪烁的珍珠、绿贵橄榄石，沿着他们走过的海岸采集灰色的龙涎香和新鲜的沉香木，登上海岛从动物身上获得最强的解毒剂和最浓郁的麝香？<sup>2</sup>

在诸多各类阿拉伯文献中，麝香被认为是一种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sup>3</sup>。在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中，它被誉为是一种典型的心爱的女人散发的芬芳，能唤起人们美好的想象<sup>4</sup>。例如，13 世纪作家伊本·艾比·哈迪德 (Ibn Abī 'l-Ḥadīd) 在文集《阐明修辞学》(Nahj al-balāgha) 的重要评注中引用了一则寓言故事：在夜间旅行时，天使加百列 (Gabriel) 是如何把他放在一张毯子上给了他一颗温柏。果实裂开后，从中走出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举世无双的美貌侍女。侍女恭敬地向他致礼，说道：

我身体的上半部是龙涎香，中间是樟脑，而下半部是麝香<sup>5</sup>。

自 9 世纪中叶起，在阿拉伯文学中，西藏常被描述成为麝香之地。例如，10 世纪作家塔·阿里比 (Tha 'alībī) 在其著作《奇闻怪谈》中详细叙述在设拉子 (Shīrāz) 法庭上

2 阿布·哈密德·安萨里 (Abū Hāmid al-Ghazālī)：《古兰经的珍宝》(The Jewels of the Qur'ān)，穆罕默德·阿布·卡西姆 (Muhammad Abul Qasem) 译，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77：20。

3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阿尔伯特·迪特里希 2001 年的文章：Albert Dietrich, "misk", 载 P. J. Bearman, Th. Bianquis 等编：《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CD-ROM edition, Leiden: Brill。为了比较，本文仅限于讨论伊斯兰医学中有关麝香使用的典范和代表之作。除麝香外，伊斯兰医学还运用香囊或麝香鼠 (fa' rat al-misk)，对其运用的分析超出本文研究范围，阿卡索伊即将出版的著作将包括这一部分，见 Anna Akasoy, "What is a Musk Mouse? Tracing an Elusive Animal in Medieval Arabic Literature"，待版。

4 参见 Ilse Lichtenstätter, "Das nasīb in der altarabischen Dichtung", *Islamica*, 1932 (5): 17-96. 第 51 页列出几个来自早期阿拉伯诗歌的例子。关于殉道者天堂里的麝香可参见大卫·库克 (David Cook)：《伊斯兰殉道者》(Martyrdom in Isla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37。

5 伊本·阿布·哈迪德 (Ibn Abī 'l-Ḥadīd)：Sharḥ nahj al-balāgha，穆罕默德·阿布·法德勒·亚伯拉罕 (Muḥammad Abū 'l-Faḍl Ibrāhīm) 编，20 卷，Cairo: 'Īsā al-Bābī al-Ḥalabī, 1959-1963 (9)：280-281。同文可见与麝香相关的双关语及逸闻趣事 (19)：341-351。

的一场辩论，辩论一方是著名的旅行家阿布·杜拉夫（Abū Dulaf），据说他希望能经历世上所有的奇事：

……愿 [主] 赐予我……中国的丝绸，……吉尔吉斯的灰松鼠皮，巴格达的织毯。愿主能供给我希腊的宦官，土耳其的兵士，布哈拉的婢女和撒马尔罕的情人……；愿主让我品尝到叙利亚的苹果，伊拉克的椰枣，也门的香蕉，印度的坚果……巴格达的葡萄……与花刺子模的甜瓜；愿主让我能嗅到西藏的麝香……<sup>6</sup>

我们发现在史料中麝香与黄金、铠甲作为一种特产被西藏历代君王赠予他人，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阿奴希尔宛（Anushirwan）<sup>7</sup>。在一些介绍外民族地理、文化的阿拉伯文献中，谈及西藏，开篇通常盛赞其品质优良的麝香<sup>8</sup>。

6 塔·阿里比（Tha 'alībī）：*The Laṭā'if al-ma 'ārif of Tha 'alībī: The Book of Curio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 (常译作《奇闻怪谈》——译者），波斯华斯（C.E. Bosworth）译，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8：145-146。

7 关于亚历山大请参阅伊本·忽尔达德（Ibn Khurrādādhbih）：《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Michael Jan de Goeje 编，Leiden: Brill, 1889: 263；关于阿奴希尔宛，参阅巴克里（al-Bakrī）：*al-Masālik wa'l-mamālik*, A.P. van Leeuwen 和 André Ferré 编，2 卷，Tunis: al-Dār al-'arabiyya li'l-kitāb, 1992: n. 446；马苏迪（al-Mas'ūdī）：《黄金草地与宝石矿山》（*Murūj al-dhahab*），Charles Pellat 编，3 卷，Beirut: al-Jāmi'a al-Lubnāniyya, 1965-1970: 624。相似的记述也出现在关于礼物和稀世珍宝的文献中。例如伊本·祖拜尔（Aḥmad ibn al-Rashīd Ibn al-Zubayr）：《礼物与珍宝：十五世纪关于稀世珍宝的十一世纪手稿选编》（*Book of Gifts and Rarities / Kitāb al-hidāya wa'l-tuḥaf: Selections compil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from an eleventh-century manuscripts on gifts and treasures*），甘达（Ghada al Hijjawi al-Qaddumi）译，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2。

波马特提到麝香在不丹是贡品，不丹第 13 任摄政王喜饶旺曲（ཞེས་རབ་དབང་ལྷུག། 1744-1763 年在位）定期向库赫·比哈（Cooch Bihar）王室赠送麝香和其他珍贵物品以促进两国的贸易关系。参阅波马特（Francoise Pommaret）：《古代商业伙伴：不丹、库赫·比哈与阿萨姆（十七至十九世纪）》（*Ancient Trade Partners: Bhutan, Cooch Bihar and Assam, 17th-19<sup>th</sup> centuries*），《不丹研究》（*Journal of Bhutan Studies*），2000 (2): 1. www.bhutanstudies.org.bt (last accessed: 30/09/07)。一项关于贡品的富有启发式的理论探讨可参阅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前言：商品与政治价值》（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载氏编：《物的社会生活：文化视域下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

8 阿拉伯地理文学著作中有关于西藏的记载可参阅伯戴克（Luciano Petech），《穆斯林地理里的西藏》（*Il Tibet nella Geografia Musulmana*），*Atti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serie ottava, Rendicont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1947 (2): 55-70；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早期伊斯兰史料中的西藏地理位置和人口》（*The Location and Population of Tibet according to Early Islamic Sources*），《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1989 (43, 2-3): 163-170；阿卡索伊（Anna Akasoy）：《阿拉伯地理和地图中的西藏》（*Tibet in Arabic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载 Anna Akasoy, Charles Burnett 和 Ronit Yoeli-Tlalim 编：《伊斯兰教与西藏：沿着麝香之路的文化互动》（*Islam and Tibet: Cultural Interactions along the Musk Route*），待版。

中世纪穆斯林世界赋予麝香昂贵的价值和异域珍品的意象主要与麝香罕有且来自遥远的国度有关。就这点而言，麝香与龙涎香、樟脑有共同之处，后者正是构成那位圣女的另外两种“成分”<sup>9</sup>。像这些物品一样，麝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意象，也是一种真实存在，它是中亚、东亚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贸易物。麝香主要由喜马拉雅地区引进，是这两个地区之间有形的纽带，也是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传达思想的物质媒介。那么，这些传播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样的文化借此传播？传播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中东，关于麝香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sup>10</sup>。通过对以下资料的分析，我们建议在已有的“丝绸之路”基础上增加“麝香之路”。“丝绸之路”为研究中原和欧洲之间的商贸、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范本<sup>11</sup>，而“麝香之路”更多关注的是西藏和伊斯兰文化间的交流互动<sup>12</sup>。

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比较的方法，重点讨论麝香作为一种跨文化联系媒介的诸多方面问题。我们将关注商贸、科学文化和麝香的实际应用，特别是医学领域，并就有关伊斯兰-西藏关系的更广泛领域提出一些问题。

## 阿拉伯文学中的西藏麝香

西藏麝香在各类阿拉伯文献中广受赞誉，著者常强调其品质优于汉地麝香，原因有三：首先，与汉地麝香鹿不同，西藏麝香鹿常食用各类香草，尤以甘松为甚，如马苏迪 (al-Mas'ūdī) (280/893-345/956年) 所述<sup>13</sup>。对此，努韦理 (Nuwayrī) (677/1279-732/1332年) 百科全书收录了穆罕默德·伊本·阿巴斯 (Muḥammad ibn 'Abbās) 散佚的关于麝香

9 罗宾·唐金 (Robin A. Donkin) : 《龙脑香水：樟脑的历史地理学》 (*Dragon's Brain Perfume: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amphor*) , Leiden: Brill, 1999.

10 相关论述见《巴比伦法典》。安雅·金也对另外一些早期资料做过研究，见安雅·金 (Anya King) : 《中世纪早期的麝香贸易和近东概况》 (*The Musk Trade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 , 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 2007 : 117-141。感谢金博士为我们提供他的论文。

11 关于该问题更为细致的讨论参见韦陀 (Whitfield) 的相关论述。

12 见 Anna Akasoy, Charles Burnett 和 Ronit Yoeli-Tlalim 编 : 《伊斯兰教与西藏：沿着麝香之路的文化互动》，待版。

13 马苏迪 : 《黄金草地与宝石矿山》，1965-1970 : 391 ; 类似记载见盖勒盖山迪 (Qalqashandī) : 《夜盲者的曙光》 (*Ṣubḥ al-a'shā*) , 14 卷, Cairo: Dār al-kutub al-khidiwiyya, 1913-1918 (2): 114-116。谈及麝香鹿，努韦理援引不同观点：“鹿子生活在西藏与印度。人们认为它食用无芳香的草之后从西藏迁徙到印度，而后在印度留下麝香，由于其未食用印度香草，故麝香的品质并不高。鹿子食用印度芳草生成麝香，回到西藏并在那儿留下麝香，故其品质优于人们在印度发现的同一类麝香”。努韦理 : 《文苑观止》 (*Nihāyat al-'Arab fi funūn al-adab*) , 33 卷, Cairo: Matba'at Dār al-kutub al-Miṣriyya, 1923-2002 (9): 333.

的论文，其中有更多详细的叙述：

最好的麝香产自于食用称为 k.d.h.m.s 香草的羚羊，它生长于西藏与克什米尔。据艾哈麦德·伊本·亚古百 (Aḥmad ibn Ya 'qūb) 所言，这种香草称为 كدھند (k.n.d.h.sa)。他认为第二等香草是印度甘松，一种芳香甘松，这种植物大量产于印度与西藏。食用甘松的动物产出的麝香属中等品质，略逊于第一类。他认为品质最差的麝香是食用称为玛瓦 (marwa) 产出的麝香<sup>14</sup>。这种香草嗅之似麝香，却不如麝香浓郁、芬芳。<sup>15</sup>

据阿拉伯文献记载，西藏麝香品质优良的第二个理由是藏人将麝香存于香囊中并整囊出售，而汉人则惯于开囊后添加一些其他物质，如血或铅（见下文“各种提取方法”一节）<sup>16</sup>。第三个原因是西藏麝香运输的路程短暂，更重要的是这条商路无需穿过辽阔的大海，因此不会像汉地麝香一样，在运输途中由于湿度原因对香气造成影响，因此它和汉地麝香的气味有所不同<sup>17</sup>。在阿拉伯文献中有一种常见的观点即认为麝香最初无味，是储存之处使它散发出香味<sup>18</sup>（关于麝香的气味也见下文）。

14 编者对该词可能的含义有所讨论。

15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 (12): 6-9。

16 当阿拉伯作者提及“西藏”时，他们脑子里通常有一个地区或区域，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西藏”，对此问题的延伸讨论可参阅阿卡索伊即将发表的《阿拉伯地理和地图中的西藏》。在 17 世纪吉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 (Jean-Baptiste Tavernier) 的游记里，不丹国王为控制麝香品质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不丹国王担心麝香的欺骗行为和劣品可能会毁掉麝香贸易，故下令禁止出售无麝香的香囊，但它们应该被带到不丹，经过检验后用他的印章封存起来。”塔韦尼耶：《印度之行》(Travels in India), 1678 (2): 153。

17 马苏迪也提到麝香在海上常曝露于潮湿的空气及变化的气候下。马苏迪：《黄金草地与宝石矿山》，1965-1970: 392。

18 马苏迪：《黄金草地与宝石矿山》，1965-1970: 392；恰兹维尼 (Qazwīnī)：《The Zo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uzhatu-l-qulūb of Ḥamdullāh al-Mustaʿfī al-Qazwīnī》，史蒂芬森 (J. Stephenson) 编译，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8: 20；达米里在他的动物学著作中提出活物与海洋之间的距离也同样重要，见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Ad-Damīrī's Hayat al-Hayawan: A Zoological lexicon)，贾亚·卡尔译 (A.S.G. Jaya-kar)，London: Luzac, 1906-1908: 266-267；伊本·西达 (Ibn Sīdah)：《al-Mukhaṣṣaṣ fi'l-lughā》，17 parts in 5 vols, Cairo: al-Maṭba'a al-kubrā al-amīriyya, 1898-1903: s.v.m-s-k。

## 商人与商路<sup>19</sup>

除了侧重介绍跨大陆运输外，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仅给我们呈现了这条商路的大致面貌。例如，一位14世纪埃及作家盖勒盖山迪（Qalqashandī）叙述了西藏麝香从喜马拉雅山带进呼罗珊地区（Khorasan），进而从此地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sup>20</sup>。在该资料中还记录了取道印度的另一条路线<sup>21</sup>。在这些阿拉伯文献中，印度商人被称为麝香行家<sup>22</sup>。

西藏麝香从印度带入阿曼湾的德布尔港（Daybul），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据努韦理记载，麝香从这儿被运送到波斯的希拉夫，巴林的阿曼（波斯湾南岸，非现代巴林）、也门的亚丁和其它港口<sup>23</sup>。

麝香之路的终点站之一位于巴士拉附近的阿布拉（al-Ubulla），许多阿拉伯文献包括下文都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商船到港时的景象：

当商船驶进阿布拉（al-Ubulla）时，麝香之味随之弥漫，商人们无法隐藏香味以躲避收税员。当麝香从船上卸载后，香气更加浓郁以至于闻不到海洋的气息。<sup>24</sup>

在浩瀚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里，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献记载提供了更多相关记录。例如，著名的西班牙旅行者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1145-1217年）提到麝香作为一种

19 西藏贸易路线方面的资料参阅：白桂思：《西藏和欧亚大陆上中世纪早期的荧光：吐蕃王国经济史的初步报告》（*Tibet and the Early medieval Florissance in Eurasia: 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ibetan Empire*），《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7（21）：89-104；维姆·范·斯潘根（Wim Van Spengen）：《西藏边境的世界：关于贸易与商人的地理学分析》（*Tibetan Border Worlds: 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尤其参见其第四章《西藏贸易之地理篇》，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2000: 96-144；卢斯·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十七世纪的拉萨贸易情况》（*Trade in Lhas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波马特·弗朗索瓦丝（Pommaret Françoise）编：《十七世纪的拉萨：达赖喇嘛的首都》，Leiden: Brill, 2003。

20 盖勒盖山迪：《夜盲者的曙光》，1913-1918（2）：114-116；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1-2, 4, 6-9, 10, 11-12。

21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6-9, 11-12；盖勒盖山迪：《夜盲者的曙光》，1913-1918（2）：114-116。

22 盖勒盖山迪：《夜盲者的曙光》，1913-1918（2）：114-116。

23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6-9。

24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11-12。

商品在麦加市场出售，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之一，五湖四海的人们聚集于此<sup>25</sup>，因此更凸现出麝香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制图传统可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特别幸运的是，牛津大学博德林 (Bodleian) 图书馆保存了一份阿拉伯地图手稿<sup>26</sup>。该手稿是一部匿名的宇宙志文本，汇集了埃及 1020 至 1050 年间各类见闻，即《好奇心》<sup>27</sup> (*The Book of Curiosities of the Sciences and Marvels for the Eyes*)<sup>28</sup>。这部手稿囊括一系列贸易地图，体现出作者在贸易要道方面的丰富学识，其中一幅展现出从德布尔通往“中原之门”的路径，该商路沿途的其中一站为西藏。尽管我们能因此再现麝香贸易提及的数个站点，但我们很难重建一个完整的贸易路线或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

藏人参与麝香贸易最远似乎只到邻国，如尼泊尔、拉达克、不丹和孟加拉。譬如，15 世纪的西藏著作《青史》(དབང་མེས་སྒྲོན་པོ) 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大手印成就者，同时也是一位麝香商人——丹巴郭 (དམ་པ་སྒྲོན) (出生于 1062 年，又被称为郭琼 སྒྲོན་ལྷུང་/ 尼茹巴 བྱི་བུ་པ་/ 郭尼茹巴 སྒྲོན་བྱི་བུ་པ) 的故事。据称，他 12 岁时偷得一块绿松石将其出售而开始其商业生涯，出售的绿松石使他获得了“13 两金子、一卷金箔绣花丝绸和价值一钱金箔的麝香”<sup>29</sup>。据说丹巴郭随后与一些著名的西藏导师一道前往尼泊尔学习密宗，且在回西

25 见伊本·朱拜尔 (Ibn Jubayr) : 《伊本·朱拜尔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罗兰·布罗德赫斯特 (Roland Broadhurst) 译，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117；也见苏比赫·拉比卜 (Subhi Y. Labib) : 《中世纪后叶的埃及历史手册》(*Handelsgeschichte Ägyptens in Spätmittelalter, 1171-1517*)，Wiesbaden: F. Steiner, 1965: 193.

26 关于好奇之书，参见约翰斯 (Jeremy Johns) 和萨维奇-史密斯 (Emilie Savage-Smith) : 《好奇之书：一系列新发现的伊斯兰地图》(*The Book of Curiosities: a Newly Discovered Series of Islamic Maps*)，*《意象世界》(Imago Mundi)*，2003 (55): 7-24；埃德森 (Evelyn Edson) 和萨维杰-史密斯 : 《中世纪宇宙观》(*Medieval Views of the Cosmos*)，Oxford: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4；拉波波尔 (Yossef Rapoport) 和萨维奇-史密斯 : 《中世纪伊斯兰的宇宙观：对〈好奇心〉的新发现》(*Medieval Islamic View of the Cosmos: the newly discovered Book of Curiosities*)，*《制图杂志》(The Cartographic Journal)*，2004 (41): 253-259；拉波波尔 : 《好奇之书：中世纪伊斯兰的东方观》，载 Andreas Kaplony 和 Phillip Forêt 编 : 《丝绸之路上的地图与形象之旅》(*The Journey of Maps and Images on the Silk Road*)，London: Routledge, 即出。也可参见 [www.bodley.ox.ac.uk/bookofcuriosities](http://www.bodley.ox.ac.uk/bookofcuriosities) (last accessed: 04/09/07).

27 《好奇心》(*The Book of Curiosities of the Sciences and Marvels for the Eyes*) 又被译为《中世纪伊斯兰的宇宙观》，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 1020 年到 1050 年期间汇编而成，是一部宇宙志特别丰富的阿拉伯文本。该著是近年来伊斯兰制图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近代制图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部带有丰富插图的关于天文学和地理的专著对伊斯兰世界观提出独特见解——译注。

28 拉波波尔和萨维奇-史密斯 : 《中世纪伊斯兰的宇宙观：对〈好奇心〉的新发现》，*《制图杂志》*，2004 (41): 253-259。

29 两 གྲུང་ 和钱 རྩ་ 都是西藏称量金银的主要计量单位。1 གྲུང་ 大略等同于 5.5 克。

藏之前接受了大手印灌顶<sup>30</sup>。

几个世纪以来，西藏麝香不仅在阿拉伯人和藏人之间进行贸易，也在粟特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欧洲人和其他商人之间交易。这些商人的信件为麝香贸易提供了文献证据。

斯坦因在敦煌地区发现了4世纪（或更早）的粟特人信札，瓦斯瑞研究发现在这些信件中麝香作为一种商品被提及<sup>31</sup>，还提到粟特人交易的麝香来自于甘肃边界的藏区<sup>32</sup>。

在麝香贸易中，犹太商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分别成书于约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耶路撒冷法典》和《巴比伦法典》是现存的有关麝香记载最早的文献之一<sup>33</sup>。在这两个文献中，麝香均作为香水出现，争议的焦点是对其而言什么才是适合的赐福。文献得出结论：与其他植物香料不同，麝香取自动物，当其作为一种香水使用时，可谓是一种特别的恩赐，誉为特殊的赐福<sup>34</sup>。

约公元846年，地理学者伊本·忽尔达德（Ibn Khurradādhbih）在其著作《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 /Book of Highways and Kingdoms*）中证明了犹太商人在麝香贸易中发挥的作用<sup>35</sup>。12世纪下半叶，图德拉（Tudela）的本杰明游历了中东地

30 廓诺·迅鲁伯（འཕྲོ་སྐལ་ལོ་རྩེ་བ་གཞུང་ལུ་དངལ）著，罗列赫（George Roerich）译：《青史》（*The Blue Annals*），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6 [1949]: 849-853.

31 粟特的原住民是古伊朗人，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从事各种贸易，粟特人所著的信札在敦煌附近被发现，生动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与商业贸易。

32 瓦斯瑞（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一种历史》（*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瓦德（James Ward）译，Leiden: Brill, 2005.

33 另一些早期文献记载和关于麝香作为一种香料的详尽著作可参阅安雅·金：《中世纪早期的麝香贸易和近东概况》，2007。

34 《巴比伦法典》“Berakoth”章记载：

כל המוגמרות מברכין עליהן בורא עצי בשמים חוץ ממושק שמן החיה הוא שמברכין עליו בורא מיני בשמים.

西蒙译本：在所有由香料制成的香水中，“芬芳的植物是一种上帝的恩赐”，然而麝香例外，因为麝香源自于“上帝创造的不同种类的活生生的动物”。西蒙1960, Berakoth, 43a。该问题在《耶路撒冷法典》中也有所提及，“Berakoth”章记载如下：

אמר רב חסדא על כולן הוא אומר אשר נתן ריח טוב בעצי בשמים בר מן אהן מוסכין דיימר אשר נתן ריח טוב במיני בשמים.

赫斯达（'Rabbi Hisdah）说道：他认为所有的香水均是“上帝从芬芳的植物中创造出的宜人香味”而麝香则是“上帝从不同种类的香水中创造出的芬芳”。《耶路撒冷法典》，Berakoth, 50。

35 伊本·忽尔达德：《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1889：153-155。关于瑞达尼亚（Rādāniyya），也见拉比卜：《中世纪后叶的埃及历史手册》，1965：3-4。也参阅下文埃及市场的麝香以及吉尔（Moshe Gil）：“The Rādhānite Merchants and the Land of Rādhān”，*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4 (17): 299-328。有关麝香贸易参阅威尔海勒姆·海德（Wilhelm Heyd）：《中世纪经济史》（*Histoire du commerce au Levant au Moyen-Age*），2卷，Leipzig: O. Harrassowitz, 1885-1886 (2): 636-640。

区，他的希伯来文游记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广为人知<sup>36</sup>，他夸张地描述了波斯帝国的疆域：

……直到西藏大地，在那里的森林中，人们可以找到可从其体内获取麝香的动物。此处距波斯统治者所在地有四个月脚程。<sup>37</sup>

尽管本杰明的旅行并没有到达遥远的西藏，但他在其它一些事迹中多次提及西藏。比如，他描述了一条略不相同的“麝香之路”。从他提供的不同旅程的距离判断，显然他并没有亲自走过那条路，但这些信息仍然极具价值，他可能是从在巴格达遇到的商人那里获得的这些信息。他从巴格达出发，进而描述了抵达一些波斯城市的行程：

从此处抵达波斯大陆的设拉子（Shiraz）需4日，这里居住着近1万犹太人。从这儿出发到位于阿姆河畔（Gozan）的大城市吉慈尼（Ghazna）需要7日，此地生活着近8千犹太人<sup>38</sup>。此地是一个巨大的商贸聚集地，操各种异教徒语言的商人们携带货物纷纷慕名前来。

从该地前往位于波斯边境的大城市撒马尔罕又需5日，这里生活着近5万以色列人，由拉比·奥巴迪亚·哈纳西（Rabbi Obadiah Ha'nasi）负责管理，他们中的很多人既聪慧又富裕。从此处抵达吐蕃需4日，在那里的森林中可以找到麝香。<sup>39</sup>

开罗藏经库也收集了一些有极高价值的关于犹太人麝香贸易的资料。尽管我们无法

36 由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的图德拉本杰明行纪出现在 Antwerp (1575), Basel 和 Leiden (1633), Helmstadt (1636), Leipzig (1674)。这些著作自17世纪起陆续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法文和荷兰文。更多详细内容参阅罗伯特·海斯 (Robert L. Hess) :《图德拉本杰明行纪：十二世纪犹太人对非洲东北部的描写》(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A Twelfth-Century Jewish Description of North-East Afric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65 (6) : 16.

37 《图德拉本杰明行纪》第75叶。马库斯·内森·阿德勒 (Marcus Nathan Adler) 版：《图德拉本杰明行纪：重要的文本、翻译和评论》(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Critical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07：50。图德拉的本杰明用“没药树” (mor/myrrh) 代替麝香。一些希伯来文献记载了用麝香来鉴别“没药树”，参见诺亚·沙皮瑞 (Noah Shapirah) :《希伯来文献中的动物香料》(Al khomrei ha'bosem meha'khai bamkorot ha'ivriim), *Harofé Haivri: The Hebrew Medical Journal*, 1959 (2): 95-103.

38 另一份手稿认为是80，但似乎8看起来更合理。

39 《图德拉本杰明行纪》，第82叶。

总览全部内容，但至少可一瞥保存于资料集中的信件一类的讯息<sup>40</sup>。商人之间常有这样的信函往来，为彼此提供当地市场需求和价格等咨询。在一位 11 世纪埃及的犹太商人约瑟夫·伊本·奥卡（Joseph ibn 'Awkal）收到的信件中，他的同事哈鲁·安萨里（Hārūn al-Ghazzāl）告诉他麝香在突尼斯卖价高达 4.50 第纳尔（每瓶），而在凯鲁万（Qayrawān）和马赫迪亚（Mahdiyya）则差强人意<sup>41</sup>。地中海的西方商人提供了进一步的数据。据 15 世纪末葡萄牙文献记载，在通往印度的海路开辟之前，每一密丝戈尔（mithqāl）麝香在埃及亚历山大售价 1 克鲁扎多（cruzado）<sup>42</sup>。

荷夫尼斯·乔什耶提（Hovaness Joughayetsi），一位 17 世纪末在拉萨生活了近五年的亚美尼亚商人提供了“麝香之路”的更多信息。他的账目详细记录了他从伊斯法罕（Isafahan）到西藏的航海旅程。他起航前往苏拉特（Surat），在安格拉（Agra）交易几宗商品后来到了巴特那（Patna），继续前行经尼泊尔抵达拉萨。在拉萨停留近五年后（1686-1691 年），他从拉萨携带重达 483 公斤（！）的麝香以及一些黄金、茶叶满载而归<sup>43</sup>。鉴于西藏西部麝香的价值比等量的黄金价值高的多，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关于他的详细记载在他荣耀回归印度后就戛然而止了。

## 麝香的经济价值

粟特信札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麝香价格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早在 8 世纪的吐鲁番，一克麝香近值 8.4 个银币。相比之下，当代市场上麝香仍是最昂贵的天然物品之一，欧洲或日本高端消费者需花费 3-5 倍等量价值的黄金购买<sup>44</sup>。

从上文提到的商船抵达阿布拉港的阿拉伯轶事可看出麝香贸易对这些商人途径地区

40 所罗门·戈伊坦（Solomon D. Goitein）：《中世纪犹太商人的书信》（*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49-51。

41 斯蒂尔曼（N.A. Stillmann）：《十一世纪的商业家族——伊本·奥卡家族》（*The Eleventh Century merchant House of Ibn 'Awk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3 (16): 55-88.

42 阿史特（Eliyahu Ashtor）：《中世纪东方商品价格史》（*Histoire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dans l'Orient médiéval*），Paris: S. E. V. P. E. N., 1969: 337. 援引《瓦斯科·达伽马 1497 年旅行记》（*Roteiro da viagem de Vasco da Gama en 1497*），第二版，A. Herculano 编，Lisbon, 1861: 116.

43 里昂·卡秦凯（Lvon Khachikian）：《商人荷夫尼斯·乔什耶提的账簿》（*The Ledger of the Merchant Hovaness Joughayets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Calcutta), 1966 (8): 153-186.

44 福克尔·霍梅斯（Volker Homes）：《论气味：保护麝香鹿、麝香的使用和欧洲在麝香贸易中的作用》（*On Scent: Conserving Musk Deer, The Uses of Musk and Europe's Role in its Trade*），《环欧报告》（*Traffic Europe Report*）1999, <http://www.traffic.org/musk/musk-fullreport.pdf> (last accessed: 3/12/07).

的经济发展很重要。显然，对原产国和喜马拉雅统治者而言，麝香也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下文努韦理援引的短文可做明证：

阿拔斯（Abbasids）的一位名叫艾哈麦德·伊本·阿比·亚古百（Aḥmad ibn Abī Ya'qūb）的顾客称：一些学者提到，众所周知，麝香起源于西藏和其他一些地方。当地商人修建了一些形似小塔，高如前臂的建筑。肚脐分泌麝香的动物来到塔边磨蹭脐部，使其脱落。每年特定时期，商人们便纷纷前往这些地方随意采集这些脱落物。当他们将麝香带到西藏时，必须为此缴税。<sup>45</sup>

据亚美尼亚商人荷夫尼斯证实，麝香是西藏权贵们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他在账簿中写到每购买一升麝香，购买者要缴纳1拉（lak，1拉相当于37.79克）银子给拉萨国库<sup>46</sup>。

### 麝香的来源和提取方法

人们发现麝香是雄鹿腺体分泌的产物。“麝香”一词可能源于古伊朗语“muška”词根，梵语中它的同源词意为“睾丸”<sup>47</sup>。这可能暗示香囊靠近雄麝生殖器。显然，这也是阿拉伯文学中强调麝香功效在于刺激情欲的原因<sup>48</sup>。

尽管从活鹿身上也能获取麝香，但传统上，一般用杀掉鹿子的方法来获取香囊。时至今日，从活体动物体内提取麝香常使用压舌板，在钳制动物的同时，通过香囊外的孔插入内部。整个过程只要几分钟，之后用抗菌膏药涂抹在囊口处。提取的麝香干燥后称重、密封在不漏气的容器中<sup>49</sup>。

诸多藏文文献对麝香鹿（ལྷ་པ་）均有所描述。一部重要的18世纪早期西藏药学著作《晶珠本草》（རྫི་མེད་ཤེལ་ལྷེང་）提到麝香取自于鹿的肚脐。该著记载了两类麝香鹿：黑鹿与白鹿。黑鹿（ལྷ་ནག）生活在森林中，体型较小，皮毛呈蓝黑色，其麝香味道浓郁且品

45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4。

46 里昂·卡秦凯：《商人荷夫尼斯·乔什耶提的账簿》，1966：171。

47 一般认为“麝香”一词来源于梵文。正如安雅·金所指出的问题那样，在梵文中麝香一词为“Kasturi”。对于麝香一词的来源及麝香术语争议见安雅·金：《中世纪早期的麝香贸易和近东概况》，2007：20-34。

48 例子参见《香水》（Perfum）一文，载马勒克·秦贝（Malek Chebel）：《伊斯兰教中的爱情世界，一本百科全书》（Die Welt der Liebe im Islam. Eine Enzyklopädie），Munich: Verlag Antje Kunstmann, 1997。

49 福克尔·霍梅斯：《论气味：保护麝香鹿、麝香的使用和欧洲在麝香贸易中的作用》，《环欧报告》，1999。

质优良。黑麝生活在松林里的高地上,人们认为它们产的麝香品质最优<sup>50</sup>。另外一种白麝(ལྷ་སྐྱེ),产出的麝香品质稍逊一筹。

另外,在一位19世纪蒙古医生绛贝多吉的药理学文章中,我们发现如下描述:

麝香鹿被认为是“闻起来很香或是很好闻的”……大小如山羊,但披着深棕色长毛。太阴月时,麝香由雄鹿睾丸生成。雌鹿不产麝香。<sup>51</sup>

中世纪阿拉伯文献对哪种或哪类动物分泌麝香以及如何提取麝香之类的问题阐述不清<sup>52</sup>。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来自动物学书籍。多数著者提到产出麝香的动物类似小型麝子。对这种动物最常见的描述是:它的头部中央有犄角——可用以制做刀柄,下颌露出两颗锋利的白牙。阿拉伯人认为麝香产自于这些动物的肚脐。对麝香的产生过程,努韦理援引了一份匿名材料作为说明:

每年特定时期,动物体内过剩的血液凝结在肚脐形成了麝香,就像是涌向体内特定部位的物质。如果血液流至肚脐,肚脐将膨胀并变大。动物变得不舒服、疼痛难忍直到这个过程结束。它们会用蹄自行抓挠使肚脐脱落在沙漠或草地上。<sup>53</sup>

虽然阿拉伯文献就麝香为何物及其如何形成的认识相差无几,但对于怎样从动物身上提取麝香却有不同描述。正如上文所述,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产麝香的麝子每年前往某个特定的地点,在那儿磨蹭肚脐使之脱落,而后商人们来到此处收集这些麝香。14世纪达米里(Damīrī)在其所著的动物学著作中描述了一种相当精妙的方法:

真主为了麝香创造了麝子的肚脐,如同树木年年献出果实,即得到主的允

50 帝玛·格西丹增彭措(དིལ་དམར་དགེ་བ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ལུན་ཚོགས):《晶珠本草:帝玛·格西丹增彭措所著之西藏的生药学和药理学》(Dri med shel gong and dri med shel phreng: Dil dmar dge bshes bstan 'dzin phun tshogs' Pres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of Tibetan Pharmacognosy and Materia Medica), Leih: D.W. Tashigang, 1983: 125.

51 绛贝多吉(འཇམ་དཔལ་རྗེ་ལྷེ):《绛贝多吉印度草医药物学的藏-蒙插图本》(An Illustrated Tibeto-Mongolian Materia Medica of Ayurveda of 'Jam dpal rdo rje), 洛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编,新德里: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1971:233.

52 Anna Akasoy, "What is a Musk Mouse? Tracing an Elusive Animal in Medieval Arabic Literature", 待版。

53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12):4.

许每个季节献出果实（《古兰经》14：30）。当肚脐日趋饱满，麝子恹恹不适直到麝香成熟脱落。据说藏人在旷野打上矮木桩以便麝子蹭挠，从而使麝香就近脱落<sup>54</sup>。

而另一些作者则认为麝子是被猎获的。马苏迪对该过程做了细致的报道：

在西藏，人们用绳索和网猎获麝子，有时也用箭射。麝子被抓住后，香囊被割下，脐中鲜血尚未凝结，依然新鲜，其味腥臭难闻，一会方才消散，通过空气中的物质作用而变质成为麝香。就像成熟之前就被人从树上摘下的果子。<sup>55</sup>

在伊斯兰文献里，值得注意的有趣的另外一点是麝香涉及一项宗教难题。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安萨里的话，麝香是构成天堂不可或缺的标准要素，但并不意味着它也是伊斯兰世界的必需品。毕竟，酒同样也是构成天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其饮用在伊斯兰世界却受到严格限制。对“正统”穆斯林学者而言，麝香至少可能存在三个问题：催情香料、奢侈品以及血制品，后者在伊斯兰文化中被认为是不洁的。看起来只有上述最后一个方面在伊斯兰法中颇有争议，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各持己见。尽管该议题还需充分调查，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相反的观点反映出逊尼派和什叶派法学家关于消费非穆斯林宰杀的动物肉是否合法持不同立场。逊尼派教义较为宽容，明显的例子是逊尼派法学家认为食用由非穆斯林制作的奶酪是合法的，奶酪的生产需要凝乳，由此产生的问题与麝香非常相似<sup>56</sup>。在一些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批评什叶派观点的评论。例如，达米里引用了一则明确谴责什叶派严苛态度的观点<sup>57</sup>。逊尼派著者也强调穆罕默德使用过麝香。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 691/1292-751/1350年）在《先知医学》中提到穆罕默德使用过一种由麝香、rāmik和一种类似松脂的物质制成的香料。先知认为麝香是最好的香料。伊本·卡因姆还提到它的药用价值（见下文）<sup>58</sup>。因此，对逊尼派

54 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1906-1908：265-266。

55 马苏迪：《黄金草地与宝石矿山》，1965-1970：392。

56 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拜火教祭司的奶酪：伊斯兰法律中的一个古老问题》（Magian Cheese: an Archaic Problem in Islamic Law），*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4 (47): 449-67。

57 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1906-1908：266-267。达米里也坚持认为麝香取自于活的动物，同上书，1906-1908：268-269。

58 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先知的医学》（*Medicine of the Prophet*），庄士顿·珀涅罗珀（Penelope Johnston）译，剑桥：伊斯兰文本学会，1998：199, 276。

而言，麝香是最尊贵的香料，是纯洁的，可喷洒在身体与衣物上，也可出售。另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例子是《古兰经》对天堂的描述，其中含有麝香即“misk”一词。在这个特殊的文本中，麝香常被译为“香草”<sup>59</sup>，但是众所周知，关于《古兰经》撰写的时间与地点存在重大争议，这使得无法将其作为7世纪早期阿拉伯麝香贸易与消费的历史资料。

## 麝香的种类

藏文文献记载了上文描述的两种麝香鹿产出的三类麝香：上乘的黄麝香，较次的棕红麝香，最次的黑麝香<sup>60</sup>。

如上文所述，在阿拉伯文献中，西藏麝香和汉地麝香区别较大，西藏麝香品质最优。除此之外，就麝香的种类、特征、品质等问题而言，穆斯林著者很难给出统一的答案。不像讨论麝子，当探讨麝香种类时，欲甄别不同的文本传统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文本数世纪以来周而复始，鲜有重大变化。这可能意味着一些著者是从当地商人那里了解到的有关知识并试图对之归类。阿拉伯对以产地命名的麝香分类是非常含混的，无法鉴别比如“西藏的”或“汉地的”麝香品质究竟如何。例如，努韦理引用过穆罕默德·伊本·阿巴斯·米斯克（Muhammad ibn al-'Abbās al-Miskī.）的话。他的名字表明他从事麝香贸易，不幸的是没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著作保存下来。

在该引文中，米斯克提到粟特麝香品质最优，其次为印度麝香。他认为这两类麝香均产自西藏，印度麝香出自印度边境。在动物学文献中或许可以找到缺乏简明术语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即认为麝香鹿在一个地区食草、生活，但将香囊脱落在另一个地区<sup>61</sup>。作者们也关注决定麝香种类与品质的不同因素，一些人强调动物食草区域的作用，另一些则强调麝香提取、保存的方法。

除地域因素外，阿拉伯文献还提出其它一些用以鉴别麝香品质的标准，即成分、颜色和气味。可与西藏分类法加以比较。据努韦理说，在麝香的分类等级中，九姓突厥

59 “那些高贵的人们将生活在极乐中，他们坐在椅子上，环顾四周。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之光。他们将得到密封的甘露，它散发出一股香草气息，让那些一直苦苦渴求得到甘露的人们，伴着圣水一同饮下。”（83：22-28）《古兰经》，阿德尔·海勒姆（M.A.S. Abdel Haleem）新译版（牛津大学2004）。

60 帝玛·格西丹增彭措：《晶珠本草：帝玛·格西丹增彭措所著之西藏的生药学和药理学》，1983：126；巴桑云丹（པ་སང་ཡོན་ཏན་）：《西藏药理学字典》（*Dictionary of Tibetan Materia Medica*），Delhi: Motilal Banarsidas, 1998: 38。

61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9）：333；见盖勒盖山迪：《夜盲者的曙光》，1913-1918（2）：114-116。

(Toghuzghuz Turks) 的麝香品质较差，质重、色黑，商人常用这些劣质麝香行骗。努韦理文章中的另一段证实了西藏与阿拉伯分类法的相似之处：

麝香最优者，味与形皆似苹果，嗅之如黎巴嫩苹果，色主黄，质地介于粗糙与光滑间。麝香较次者，色黑重，其味、形与最优者相似又不尽相同。种类繁多的麝香之中，色最黑者最劣，价值最低。<sup>62</sup>

尽管在我们迄今已查阅过的阿拉伯文献中没有明确提及棕色或红色麝香，但在西藏与阿拉伯传统中，不同颜色对应的麝香品质看似一致。

阿拉伯文献也探讨了人造麝香以及商人用以诓骗顾客的其它贗品。麝香在原产国售价高昂，因此麝香贗品频繁出现就不足为奇。就该问题，阿拉伯市场法则类的书籍是一项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常常提起商人对麝香掺假，并阐释了如何辨别真伪<sup>63</sup>。例如，在沙雅扎瑞 (Shayzarī) 的论文中，我们看到如下描述：

一些商人用余甘子和印度胡椒草填充麝香囊，有时也用 shādūrān。他们用稀释过的松香揉捏这些东西使其带有香味，每4迪拉姆 (dirhams) 的掺杂物添加1迪拉姆的麝香，然后将它们一并装入香囊并用松脂密封，置于炉灶，烘烤使其干燥。

市场管理员识别香囊内麝香真伪的方法是打开囊，取一点放在唇边，就像某人想知道其中成分是什么一样。如果麝香在嘴里炙烈如火则为真品，没有掺假，否则为贗品。<sup>64</sup>

另一些商人直接将汉地麝香当作西藏麝香贩卖，正如论文《官药手册》的作者在13

62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 (9): 333。

63 伊本·乌克胡 (Ibn al-Ukhūwa) : Muḥammad ibn Muḥammad, *Ma'ālim al-qurba fī ahkām al-ḥisba*, Reuven Levy 编, London: Luzac, 1938: 124-125。关于药剂师和香料商可参阅沙雅扎瑞 ('Abd al-Rahmān ibn Naṣr al-Shayzarī) : 《伊斯兰市场督察员之书》 (*The Book of the Islamic Market Inspector/Nihāyat al-rutba fī ṭalab al-ḥisba*), R. P. Buckley 译,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 65-75。也可参阅 Hannelore Schöniḡ, *Schminken, Düfte und Räucherwerk der Jemenitinnen, Lexikon der Substanzen, Utensilien und Techniken*, Beirut: Ergon Verlag, 2002:184-187。

64 沙雅扎瑞：《伊斯兰市场督察员之书》，1999 : 70。

世纪埃及所记载<sup>65</sup>。

## 麝香在伊斯兰医学中的应用

在伊斯兰医学传统中，麝香可用以治疗多种疾病和身体不适，几乎可作为万灵药使用。此外，麝香还具有有一些独特功效，除了有催情作用外，诸多伊斯兰文献还提到麝香的另一重要功效是强健心脏。就此，一位名叫伊本·巴伊塔尔（约 1197-1248 年）的西班牙药剂师援引了两位 9 世纪作家伊本·马萨<sup>66</sup>与伊沙克·伊本·伊姆冉<sup>67</sup>的著作为证。百科全书编撰者努韦理<sup>68</sup>、动物学作家达米里和恰兹维尼<sup>69</sup>、药剂师伊本·布特南<sup>70</sup>也做过相似论述，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在其关于先知时期的医学著作中也有提及<sup>71</sup>。

麝香应用的另一特效是可作中毒时的解毒剂。除伊本·西恩（Ibn Sīnā）外，伊本·巴伊塔尔援引了伊沙克·伊本·伊姆冉的观点即麝香能阻止毒性发作<sup>72</sup>。相似论述也见诸恰兹维尼、达米里<sup>73</sup>和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sup>74</sup>的动物学著作。更准确的说，伊本·巴伊塔尔和伊本·西恩认为麝香作为解毒剂主要是解一种称为“bīsh”的乌头之

65 阿布·姆纳·阿塔尔（Abu 'l- Munā al-'Aṭṭār）：《官药手册》（*Minhāj al-dukkān*），Beirut，1992：282。我们想感谢秦普曼·里奇（Leigh Chipman）使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

66 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ṭār）：《*Jāmi' li-mufradāt al-adwiya*》，Būlāq: al-Maṭba'a al-'āmira，1875 (4): 156，伊本·马萨可能逝世于 275/888 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参见塞兹金（Fuat Sezgi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Leiden: Brill，1967-2000 (3): 257，初版，法兰克福：阿拉伯-伊斯兰学历史研究所再版。

67 伊本·巴伊塔尔：《*Jāmi' li-mufradāt al-adwiya*》，1875 (4): 156。伊沙克·伊本·伊姆冉（Ishāq ibn 'Imrān）以文章阴郁著称，卒于 296/907 年之前。伊本·巴伊塔尔可能引述了伊沙克的 *al-Unṣūr wa' l-tamām*，见塞兹金：《阿拉伯文学史》，1967-2000 (3): 266-267。

68 努韦理：《文苑观止》，1923-2002 (12): 6-9。

69 恰兹维尼（Qazwīnī）：《*The Zo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uzhatu-l-qulūb of Ḥamdullāh al-Mustaṭfi al-Qazwīnī*》，1928: 20；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1906-1908：266-267。

70 伊本·布特南（Ibn al-Buṭlān）：《*Le Taqwīm al-ṣiḥḥa (Tacuini sanitatis) d 'Ibn Buṭlān, Un traité médical du XI<sup>e</sup> siècle*》，Hosam Elkhadem 编译，Leuven: Peeters，1990: 110。

71 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先知的医学》，1998：276。

72 伊本·巴伊塔尔：《*Jāmi' li-mufradāt al-adwiya*》，1875 (4): 156-157。也可参见马丁·李维（Martin Levey）：《中世纪阿拉伯毒理学：论伊本·瓦赫斯亚的毒学及其与早期印度及希腊文献的关系》（*Medieval Arabic Toxicology: The Book on Poisons of Ibn Waḥshīya and its Relation to Early Indian and Greek Texts*），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96: 75。此外，在伊本·瓦赫斯亚的文章中很少提及麝香。

73 恰兹维尼（Qazwīnī）：《*The Zo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uzhatu-l-qulūb of Ḥamdullāh al-Mustaṭfi al-Qazwīnī*》，1928: 20；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1906-1908：266-267。

74 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先知的医学》，1998：276。





(གཉན་ནད) 和神经 (གདོན) 紊乱<sup>87</sup>。

麝香还能有效治疗虫症 (སྲིན)<sup>88</sup>。虫症通常与蠕虫或寄生虫有关<sup>89</sup>。然而,根据克勒特 (Kletter) 和克里奇伯姆 (Kriechbaum) 的研究, 虫类疾病还包括更多的内容:

身体不同部位瘟疫 (སྲིན) 失衡引发各类失调, 产生这些疾病的外因是由于不当的饮食和不当的行为 (没有重视传染病的危害) 以及恶鬼造成的。而且, 任何从体外侵入的细菌都可能引发体内微生物 (སྲིན) 失衡。<sup>90</sup>

在西藏与伊斯兰传统中, 麝香也可用于治疗眼疾。绛贝多吉提到麝香是治疗眼部疾病 (མིག་མཚ) 的良药。据伊本·巴伊塔尔、伊沙克·伊本·伊姆冉称, 麝香有助于抵御眼内“风”<sup>91</sup>。伊本·加扎尔 (Ibn al-Jazzār) 也认为麝香有利于驱除眼内风<sup>92</sup>。在达米里引用的伊本·瓦赫斯亚<sup>93</sup>, 伊本·巴伊塔尔引用的哈克莫·伊本·胡那因 (Hakim ibn Hunayn)<sup>94</sup> 著作中均作过类似记载, 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在其著中也有提及<sup>95</sup>。在藏医学中, 麝香还可用以治疗肾脏和肝脏疾病, 这在伊斯兰传统医学中尚未发现<sup>96</sup>。

## 麝香与解毒剂

在藏医药中, 麝香也是甘露的一种原料。藏文“甘露” (དར་ཡུལ་ཁབ) 是个外来词, 似

87 第二部第二十八章,《四部医典》,2000:91。关于གཉན་ནད病的特征参见脚注82。由各类“精”引起的疾病,有时也被认为是“鬼魅”,如གདོན或其他,这些是西藏医学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参见卡利夫德 (Terry Clifford):《宝石疗法:藏传佛教医学与精神病学》(The Diamond Healing: Tibetan Buddhist Medicine and Psychiatry),Wellingborough: Aquarian Press,1984:147-197。

88 关于混合药物的讨论章节见第二部第二十一章。克拉克译:《藏医密续精华》,1995:185。

89 阿拉伯传统把这一特质特别归因于麝香鹿的犄角。

90 克勒特和克里奇伯姆 (Christa Kletter & Monika Kriechbaum) 编:《西藏药用植物》(Tibetan Medicinal Plants),Stuttgart and Boca Raton,Fla: Medpharm & CRC Press,2001:364。

91 伊本·巴伊塔尔:Jāmi' li-mufradāt al-adwiya,1875(4):156。

92 伊本·加扎尔 (Ibn al-Jazzār): Kitāb al-i'timād fī'l-adwiya al-mufrada (传真版,通过藏于伊斯坦布尔 Ayasofya 3564 手稿转制),法兰克福:阿拉伯-伊斯兰学历史研究所,1985:40。

93 达米里:《达米里的“动物生活”:一部动物学词典》,1906-1908:266-267。

94 伊本·巴伊塔尔:Jāmi' li-mufradāt al-adwiya,1875(4):156。对于神秘作家哈克莫·伊本·胡那因 (Hakim ibn Hunayn) 和拉齐哈维 (Rāzī's Hāwī) 的相似之处,参见塞兹金:《阿拉伯文学史》,1967-2000(3):266-270。

95 伊本·卡因姆·贾伍兹亚:《先知的医学》,1998:276。

96 《四部医典》,2000:68;克拉克译:《藏医密续精华》,1995:141。

乎源于一种阿拉伯或波斯药剂 *tiryāq* (希腊文: *Theriakon*)，一种在阿拉伯世界非常流行的源于希腊的药物<sup>97</sup>。它通常由大量进口的昂贵原料制成，用以治疗各类疾病，尤其可作为治愈蛇毒的解毒剂。

在藏文文献里，麝香似乎不是制作甘露的唯一原料，但它是关键成分。在一份藏文甘露药方中，麝香被称为“甘露精华”<sup>98</sup>。一位至今还身份不明的西藏御医碧吉·赞巴辛拉哈 (འཇི་ཇི་ཙན་པ་ཤེ་ལ་ཏ) 在其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到“甘露”，据藏医史记载，他属于盖伦学派 (*Galenos*)<sup>99</sup>。作为藏医学最早的著作之一，《月王药诊》(ལྷན་དཔུང་ལྷ་བའི་བྱལ་པོ) 也有一节关于“甘露”的记载，该书著于 8-9 世纪，记载了藏医药中其它一些可能汲取自希腊—阿拉伯医学传统的知识。

在阿拉伯文献中，将麝香与解毒剂的联系非常明显，伊本·西恩《医学法典》中就有一篇描述麝香的短文。伊本·西恩认为麝香具有解毒功效，可用于解 *bīsh* 之毒<sup>100</sup>。伊本·曲弗 (卒于 685/1286 年) 在《外科疾病》<sup>101</sup> 和伊本·胡巴 (*Ibn Hubal*) (约 515/1122-610/1213 年) 在《医学的选择》中也重申了这一观点<sup>102</sup>。

有一种观点认为神奇的仙丹特别是长生不老药很难获得，包括来自远东异域的无价之宝，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非寻常之物。而灵丹妙药的配方中通常包含来自印度或东亚的原料。传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是为了寻找获得永生的源泉。在本文开篇援引的《古兰经的珍宝》中，安萨里从精神层面上将麝香与一种解毒剂 (*tiryāq*) 联系起来。对藏人而言，甘露似乎起到同样的作用，但藏人将其作为解毒剂的观念更倾向于异域西方而非异域东方。

97 关于解毒剂，参见吉尔伯特·华森 (Gilbert Watson)：《万灵药与解毒剂：治疗学研究》(*Theriac and Mithridatium: A Study in Therapeutics*)，London: 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Library, 1966；曼弗雷德·厄尔曼 (Manfred Ullmann)：《在伊斯兰世纪传授医学》(*Die Medizin im Islam*)，Leiden: Brill, 1970: 321-342；劳伦斯·托特林 (Laurence M.V. Totelin)：《万应解毒剂——一个制药史上的魔鬼》(*Mithridate' Antidote—A Pharmaceutical Ghost*)，《早期科学医药杂志》(*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2004 (9): 1-19。

98 巴桑云丹：《西藏药物学字典》，1998: 97-99。

99 参阅白桂思：1980。

100 伊本·西恩：《*Qānūn, Būlāq*, 1294 AH: 360。

101 伊本·曲弗 (*Ibn al-Quff*)：《外科疾病》(*Kitāb al-'umda fī 'l-jirāha*)，海德拉巴：奥斯曼帝国百科全书委员会 (Haydarabad: Majlis da'irat al-ma'ārif al-'Uthmāniyya)，1356 AH (1): 262-263。科尔切·海蒂·葛塞拉 (*Heidi Gesela Kircher*)：《简述伊本·曲弗医疗手册中的药物》(*Die einfachen Heilmittel aus dem Handbuch der Chirurgie des Ibn al-Quff*)，波恩大学博士论文，1967：346-347。

102 伊本·胡巴 (*Ibn Hubal*)：《医学的选择》(*Mukhtārāt fī 'l-ṭibb*)，海德拉巴，1962：122-123。

## 传播；丝绸之路；麝香之路

阿拉伯与西藏历史文献中有关麝香的研究，伊斯兰、藏医学文献中关于麝香用途的比较研究可启发我们将“麝香之路”作为联系西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纽带。与丝绸之路相比，“麝香之路”的行程相对较短且更易通行<sup>103</sup>。但是，物质形式的纽带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一种联系或思想交流存在呢？我们能否借鉴丝绸之路的模式去设想这条贸易商路也意味着文化交流的存在？

麝香之例尤为有趣，因为它涉及到长途运输、医药以及阿帕杜莱（Appadurai）所说的“文化经济学”等诸多方面<sup>104</sup>。后者主要考察文化（本文语境中指医药、文学和宗教）怎样成为价值构建过程的一部分。麝香作为一种奢侈品和上等药材，其复杂性和多面性使麝香可作为研究其他异域奇药的范式。

就麝香的用途而言，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论述表明伊斯兰与藏医药传统之间惊人相似。尽管某些用法仅在一种或另一种传统中使用，但总的来说，我们确实发现许多共通之处，而且，一些不断发现的证据也表明这两种医学传统间确实存在联系<sup>105</sup>。尽管麝香和其作为药物应用沿着麝香之路同时出现，但是通过比较这两类文献揭示出两者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尤其是在麝香分类方面。阿拉伯药理学使用希腊四分类法即干或湿、热或寒，对每一类药的特性用一（微弱的）到四（强烈的）进行等级区分<sup>106</sup>。在此分类体系下，麝香在第二或第三级中可归属为热和燥二性<sup>107</sup>。

103 使用一份精确的地理路线图是必要的，但超出我们目前研究的范围。

104 阿帕杜莱：《前言：商品与政治价值》，载氏编：《物的社会生活：文化视域下的商品》，1986：3-63。

105 关于藏医与希腊-阿拉伯医学之间的联系参见白桂思：《公元七、八世纪希腊医学进入西藏》（*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9 (99, 2): 297-313；马丁（Dan Martin）：《希腊和伊斯兰医学与西藏的历史接触》（*Greek and Islamic Medicines' Historical Contact with Tibet*），载 Anna Akasoy, Charles Burnett and Ronit Yoeli-Tlalim 编：《伊斯兰教与西藏：沿着麝香之路的文化互动》，待版；罗内特·约耶里-特拉里姆（Ronit Yoeli-Tlalim）：《尿液分析与藏医和西方的关系》（*On Urine Analysis and Tibetan Medicine's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载 Frances Garrett 和 Mona Schrempf 编：《藏医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Medicine*），待版。

106 皮特·伯尔曼（Peter E. Pormann）和萨维杰-史密斯（Emilie Savage-Smith）：《中世纪伊斯兰医学》（*Medieval Islamic Medicine*），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7：53。

107 伊本·布特南（Ibn al-Buṭlān）：《Le Taqwīm al-ṣiḥḥa (Tacuini sanitatis) d'Ibn Buṭlān, Un traité médical du XI<sup>e</sup> siècle, 1990: 110（热性属第二等，干性属第三等）；伊本·加扎尔（Ibn al-Jazzār）：《Kitāb al-i'timād fī'l-adwiya al-mufrada, 1985: 40（热性属第三等）；恰兹维尼（Qazwīnī）：《The Zo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uzhatul-qulūb of Hamdullāh al-Mustaṭfī al-Qazwīnī, 1928: 20（干和燥的属第三等）。

藏医药著作《四部医典》将药物根据六味<sup>108</sup>（甘、酸、咸、苦、辛、涩）<sup>109</sup>分类，又据它们的八性（ལྷན་པ་）即重、润、凉、钝、轻、糙、热、锐<sup>110</sup>进一步细分为十七效（轻、重、温、柔、稳、寒、钝、凉、软、动、干、稀、热、轻、锐、糙、动）<sup>111</sup>。在该分类体系中，麝香列为苦性药物。苦性药物能治疗食欲不振、虫病<sup>112</sup>、渴症、中毒、麻风病、眩晕、瘟疫、呕吐。苦性药物有收敛作用，可干燥溃烂、脂肪、油脂、骨髓、大小便。《居悉》认为苦性药物（麝香是其中之一）能使人心智敏锐，并能治疗乳房炎症、声音嘶哑等病。《四部医典》还告诫我们切勿过度服用苦性物质，否则会损耗身体的器官，还会使人中风、痰厥<sup>113</sup>。

两种不同医学体系对同一药物的多样分类是探讨跨文化医学交流的基本问题。即使是在地理上或文化上均有密切联系的两种医学传统，同一药物也存在不同的基本分类，正如在阿育吠陀医学（Ayurveda）和藏医学中，我们发现药物分类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sup>114</sup>。

一方面，就理论而言，阿拉伯医学和藏医学之间缺乏理论关联，但另一方面，二者在实际应用方面又有联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的问题。实际应用容易跨文化传播，而理论则趋向稳定。随着外来“稀奇药材”的商贸引入带来了一系列关于哪些“输入的”实践被“融入”到了当地医学理论的问题。我们相信，麝香和“麝香之路”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范式。

◆ 安娜·阿卡索伊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

罗内特·约耶里-特拉里姆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叶静珠穆 女，藏族，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讲师

108 味觉可细分为舌头首先感觉到的味道（རྗེ）与消化后的味道（ལྷ་རྗེས་）。

109 《四部医典》第二部十九章对该问题做过探讨，见《四部医典》2000：62-65。

110 《四部医典》第二部二十章对该问题做过探讨，见《四部医典》2000：65-75。

111 在克拉克译本中，该问题在第二部第二十章也有过论述。

112 参见上文。

113 《四部医典》，2000：64；克拉克译：《藏医密续精华》，1995：127。

114 感谢塔希冈博士（Dr. Tashigang）指出这点。